

第一现场揭秘：证券时报是这样创刊的

王金栋

1993年夏季的一天,我与深圳广顺集团总经理李世俊、广顺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顺文化”)总经理黄国华、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的一位副局长一起,去深交所拜访当时的总经理夏斌。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想说服夏斌,由深交所投资人股南方证券报。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证券市场开始急剧升温,方方面面急需了解证券市场的信息。

南方证券报是由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主管、广顺文化主办的证券类报纸。我时任广顺文化副总经理,也正在筹办另一份市场化报纸。南方证券报如果有深交所加入,发展势头肯定会更好。

当时深交所设在深圳国际信托大厦办公。我们来到夏斌的办公室,寒暄毕,说明来意。

夏斌闭口不提投资参股南方证券报一事,表示交易所对办报不感兴趣,回绝了我们提出的建议。

李世俊等其他三人见夏斌确实无意投资参股南方证券报,很快就告辞了。我则没走,因为我不相信夏斌对办报不感兴趣。事实摆着,当时,上交所已有上海证券报,北京也已有中国证券报,唯独深交所还没有自己的报纸。当时两个交易所正为争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竞争得非常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夏斌作为刚刚到任不久的深交所总经理,又有人民银行从业背景,他肯定知道市场信息传播对证券市场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我充分发挥了记者挖掘新闻事实的本事,留下来和夏斌东一句西一句闲扯,其实句句不离报纸这个主题。夏斌不知是被我折磨得不耐烦了,还是了解了我的新闻专业背景后为自己的报纸延揽人,终于跟我交底了:“王金栋,我们不是对办证券报不感兴趣,我们已经和人民日报合作,准备共同创办一份证券报,现在正在筹备中。”看我有点将信将疑的样子,他接着说,“我已经从北京请来了一位你的同行,他原来是光明日报的记者,姓武,叫武凤仪。你去找他吧!”

哈,原来如此!

武凤仪,我们是熟人啊。他原来是光明日报驻吉林记者站记者,我们在吉林长春时就认识,他后来到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再后来又来到人民银行下面的一个部门工作。

我很快就和武总取得了联系。他当时就住在深南中路的华联大厦。见到我,他也很兴奋,因为他是单枪匹马一个人从北京来的,也正在为办报缺少人手发愁。

第二天,我就到证券时报上上班了,武总了解了我的新闻专业背景和新闻实践背景后,要我暂时负责报纸创刊的所有业务事宜。

按照夏斌的要求,这份由时任人民日报社邵华泽题写报名的报纸——证券时报,要在深交所成立3周年前夕正式创刊。因为深交所成立3周年的庆祝活动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天要让参会人员都能看到正式创刊的证券时报。

得知此事后,我不由倒吸一口凉气。离报纸正式创刊,只有不到3个月时间。而当时创刊筹备人员中,只有武总、我和邵小萌当过记者,而有报纸版面编辑经验的人,则暂付阙如,加上财务、行政后勤等,当时证券时报所有筹备人员,只有十几个人,其中还有两个是已退休的老人,负责报纸校对工作。

就这么十几个人,证券时报能按时创刊吗?

报纸筹办和创刊初期,不仅专业人员缺乏,办报设备也没有。

武总刚来时,报社连一辆汽车都没有,碰到急事,我只能开着自己的摩托车,后面带着武总在盛夏的深圳街头奔走。

不仅没有报纸编辑、排版设备和组版人员也都没有。就这样,我们一边筹备报纸创刊的相关事宜,一边招聘专业人员。

那时候,既学过新闻专业,又了解些证券市场的人才,在深圳几乎是空白。没办法,只好大幅降低标准,和新闻或经济专业稍微沾点边的人也在考虑之内,即使如此,也很难招聘到符合基本要求的人才。

到报纸创刊前夕,人还是没招聘到几个,特别是报纸版面编辑和美术编辑都没到位。可报纸创刊的时间窗口已经临近,只好请来原来在吉林日报当过编辑,现在已经退休在深圳居住的冯集申先生兼任版面编辑,请他的儿子,时任深圳商报美术编辑的冯明临时帮忙。

没有组版设备,就租用当时由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等机构出资创办的金融早报排版车间。1993年11月26日晚,报社当时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来到金融早报现场办公。

因为金融早报第二天也要出版,所以人家的各个环节都把自家的报纸摆在首位。我们只能见缝插针,好话说尽,央求金融早报的组版人员尽可能不拖拉。为了讨好他们,甚至晚餐给他们买了麦当劳套餐。那时候麦当劳刚刚入驻深圳不久,用现在的话说是网红快餐。因为办报经费有限,证券时报所有工作人员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吃麦当劳,自己吃着5元一盒的盒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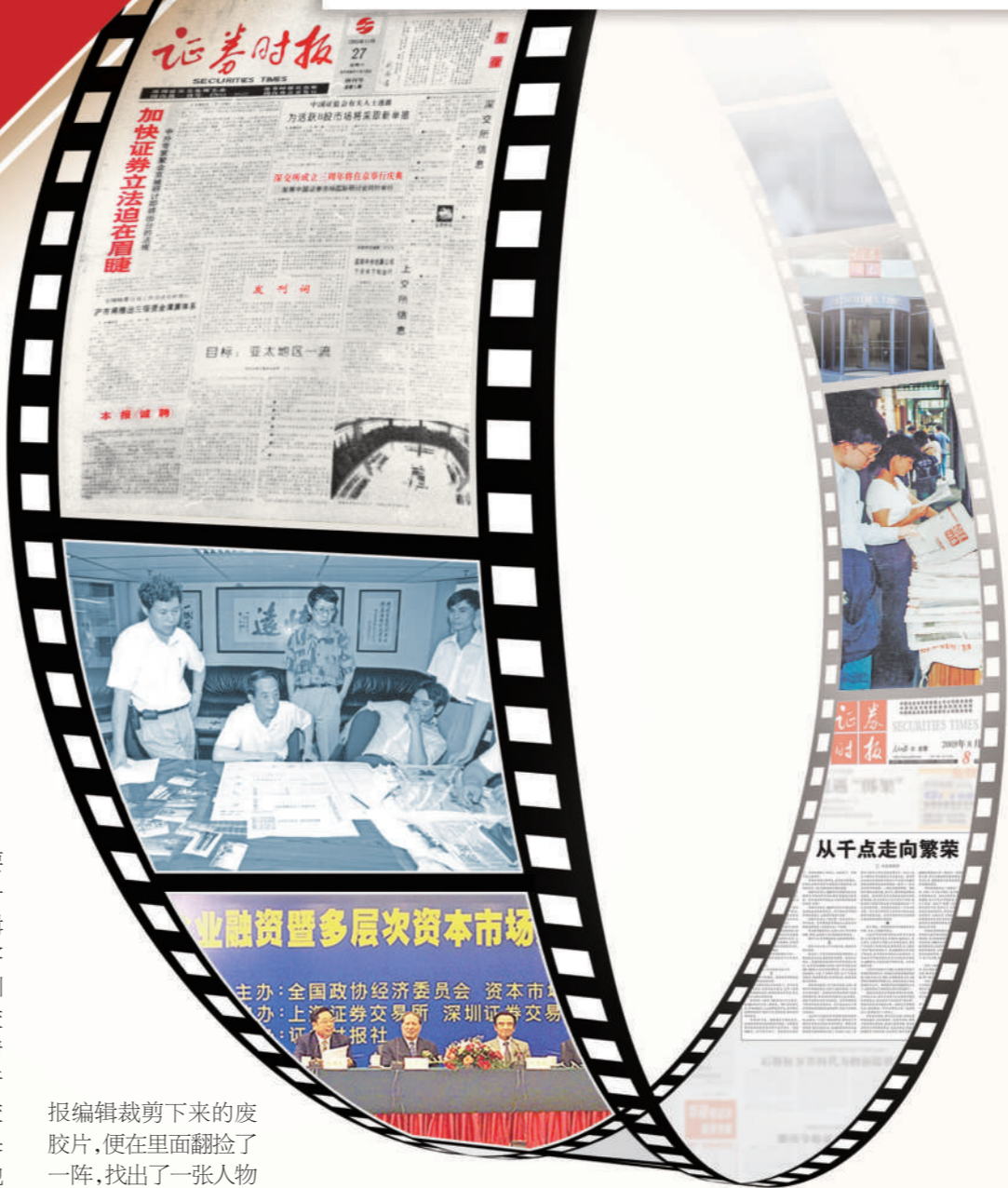
创刊号只有4个文字版。因为金融早报要赶在我们前面签字付印,我们只好耐着性子等。所以,虽然这4个版的新闻稿件早已编辑完毕,报纸版样也早已画好,但最后全部签字付印后,已是27日凌晨了。因为报纸要在深圳特区报社印刷出版,而在印刷之前还有出胶片、铸铅版等环节在那里完成。我和冯明带着排好的版样,从位于罗湖区的金融早报赶到位于福田区的深圳特区报出版车间。到那里出了胶片才发现,三版下半版有一条空白有点宽,如果不想办法补救,报纸印出来就会给人以为那个地方开了天窗的感觉。

可现在时间太晚了,金融早报那边排版人员都已经下班回家了,我们就是想回去重新调整版面也不可能了。

我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冯明也觉得有些棘手。他看到我们座位旁边的废纸篓里有特区



2002年3月,证券时报在北京举办中国资本市场高级论坛,四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左一)、周正庆(左二)、刘鸿儒(左三)、周道炯(左四)联袂出席,与会的300多位上市公司、券商、基金和外资机构的高管人员共同回顾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展望新世纪的前景



报编辑裁剪下来的废胶片,便在里面翻找了一阵,找出了一张人物漫画,漫画上有一人坐在椅子上,手夹着一支笔歪着头作思考状。我灵机一动,说就把这幅漫画放在这个空白处吧,三版正好是股评行情版,让他坐在这里像是在思考明天买哪只股票也不算离谱。冯明觉得也只好如此了。直到看着证券时报创刊号报纸从高速运转的

印刷机中吐出来,我才走出深圳特区报印刷车间。走到深南中路上,我看了看东方,才发现天已经快亮了。(作者系证券时报社原常务副总编辑)

有幸一纸结缘 无悔半生墨香

王联京

1996年,27岁的我辞职南下,来到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寻找梦想。求职期间,我临时栖居在同学的住处。有一天,他下班途中顺手买了一份报纸。这竟然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轨迹,回想起来,感慨良多。

同学那天买的《证券时报》,有一则招聘财务人员的广告。我试着写了一封应聘信件,很快接到了面试的通知。几经周折,面试通过,入职后我被派到报社的发行公司,负责全国各地分印点的管理工作。自此,我在报社出版印刷发行岗位上工作至今。

入职那年,正值报社事业大发展,印点遍地开花,影响力剧增,报社也刚刚购置了位于深圳下梅林的锦林新居宿舍楼,我刚来就住上了三房二厅的“团结户”。虽然错过了更早期报社员工蜗居莲花北冬瓜岭临时安置区的诸多逸闻趣事,却也享受到“团结户”的快乐。大家来自五湖四海,生活中相互分享成了常态,每个单元都其乐融融,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

每天搭乘报社的班车上班,车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工作上,由于年轻人人居多,报社的事业蒸蒸日上,大家一门心思做事,处处迸发出积极向上的朝气,3至5天开设一个印点的效率也让我体会到了真正的深圳速度。工作上,没有相互推诿,只有提携与帮助,同事们总能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帮你解决工作中或者生活中出现的难题,大家庭的氛围让人难以忘怀。

在证券时报社工作这么多年,有很多事情让我很感动。

报社发行公司在华强北彩电大厦办公期间,有个做投资的帅气小伙子,定期过来购买报纸合订本。从版面内容到印刷质量,每一次他都对证券时报大加赞扬,并透露是靠着阅读证券时报而发财起家的,买合订本相当于定期来获取财富秘笈。

进入报社以后,亲历报纸从几天一期到每天一期,报纸内容不断充实,影响力日益提升。除了《证券时报》之外,报社又陆续成立了怀新投资、全景网、《新财富》杂志社和中国基金报等,全景网首开上市公司网上路演先河,《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也成为了行业标杆。

随着报社不断壮大,办公环境也逐步改善。作为一名老员工,报社事业的每一点进步都会带来更多的安全感与归属感,个人的得失已经与报社紧密联系起来。我曾与朋友开玩笑说,与报社同事相处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时光荏苒,报社迎来创刊30周年的日子,自己的前半生刚好有一半在证券时报度过的。时代在变化,报摊遍地、墨香满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面对媒体大变局,证券时报主动推进融合发展,向新媒体进军,影响力持续扩大。报社新媒体矩阵蓬勃发展,青年才俊不断涌现,他们身上的活力与激情继续推动报社的事业巨轮滚滚向前。作为一名老兵,我对而立之年的证券时报,更加充满信心和期待!

(作者系证券时报社编委)

(作者系证券时报社出版中心副主任)

意外爆火的“5.19”评论

储著胜

证券时报是1993年11月27日创刊的,当时股市还处于初创阶段,券商屈指可数,公募基金还未问世,掌握市场话语权、对股民有重要影响的是一个特殊群体,那就是股评人士。其中知名度比较高、广受股民欢迎的,就被称为“股评家”。

1996年,股市迎来了一轮以绩优上市公司为龙头的大牛市。牛市的到来,不仅让千万股民疯狂参与其中,也让股评人士特别是著名股评家身价百倍,引发股民、券商和媒体的热烈追捧。当时深圳的黎东明、安妮、阮华、珞珈等,上海的金融学伟,其实(东方财富创始人)、桂浩明(至今仍每周给时报写稿)等知名度很高,都成了时报的专栏作者。时报通过他们吸引股民变成自己的读者,而他们也通过时报扩大自己的市场影响力,攒下更多的粉丝,有了更高的知名度。

我1994年7月刚加入时报时是在市场部当编辑,随后不久又被任命为副主任、主任。市场部主要负责股市、债市、期市的报道和评论工作。我在市场部工作期间,由于组稿原因,与包括上述几位在内的众多股评人士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来时报工作几个月后,我以“晓楚”的笔名在

市场版开了自己的专栏,每周写一篇股市分析文章。因为专栏一直坚持写,等到1996年牛市来临时,我在众多读者和股民眼里俨然是一名“股评人士”了,所不同的是,我非专职。

当时时报旗下的怀新投资为了扩大市场影响力,与深圳有线电视台合作开办了一档电视股评节目,并且在全国多个有线电视台播放。我作为编外股评人士,经常去做股市分析与评论。时间一长,一些久未谋面的亲戚、朋友和同学都在电视上看到我。好奇之下,有的人就忍不住给我打电话。每到这时,我就既高兴又紧张,高兴是因为听到了熟悉的声音,紧张是因为怕他们让我推荐股票。毕竟,荐股是一件比炒股风险更大的事情。

股市走势总是牛熊交替运行的。1997年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牛了一年多的股市最终在5月1500点左右见了顶。其后经过整整2年的持续下跌,到1999年5月,股指已触及1000点。当时市场各方都非常焦虑,股民更是怨声四起,股评人士则要么继续看空,要么干脆不发声。

就在这种形势下,一直关注市场走势的我却在不知不觉间有了一种强烈的预感:市场应该跌得差不多,不宜继续看空。恰在此时,我看

到《证券市场周刊》上的一篇文章,该文从纯技术角度分析,认为股市下跌到千点附近调整已经到位。这篇难得一见的看多文章,让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一番思考之后,我很快就写出一篇股评,观点非常鲜明——《是对空说“不”的时候了》,该文主要从政策面、基本面等角度论述了看好股市的理由,与周刊上那篇技术分析的文章形成了互补。

我的文章是5月17日写的,准备刊发在次日的市场版上。巧的是,当天晚上报社前任社长武总来编辑部检查夜班工作,他看到了此文后觉得导向很正确:在市场一片悲观之时,刊发此文对正确引导市场、增强投资者信心有重要意义。于是要求编辑将此文修改成署名评论发表在头版。5月18日,该评论以《认清时势,坚定信心》为题出现在头版右下角。不过,这一天,市场没什么太大反应,仍然是一派悲观情绪。

第二天,5月19日,一个注定载入中国股市史册的日子,熊气弥漫的股市在这一天突然爆发了,上证指数单日大涨4.64%。随后,市场以逼空方式,在短短半个月时间,累计上涨超过70%,6月30日攻至1756点。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一再被怀念的“5.19行情”。这波行情实际上是由政

策调整刺激外加市场长期下跌积累了足够反弹能量合力而成的。

股市的突然爆发除了将沉睡已久的投资者彻底唤醒之外,也让很多人在兴奋之余突然想起前一天时报那篇署名评论,于是纷纷打听:此文有何背景?哪个主管部门授意而写?当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没背景、非授意”时,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就连本报内部一些同事也认为这个答复是出于某些要求而作出的。事后想来,在重大政策出台前夕刊发这样导向性明显的评论,让人产生“有背景、有授意”这样的猜测一点也不奇怪。

而实际上,这纯粹是一种巧合!这篇评论不过是一位股市长期观察者根据市场常识所进行的一次理性化表达,幸运的是,它遇到了一位同样对市场有感知且时刻不忘媒体社会责任的老媒体人。经过此事,我也深深地感受到,在媒体上发声一定要谨慎,即便是以个人的名义,也一定要本着对投资者、对市场、对社会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千万不能随心所欲。在此后20多年的从业生涯里,我陆续写了很多财经评论,始终坚持这一态度,可以说是问心无愧!

(作者系证券时报社编委)